

40061

:4





宗鑑法林卷七

集雲堂編

旁出諸祖

牛頭法融禪師

四祖信嗣

因四祖到山入庵

後見虎迹

便作怕勢師曰和尚猶有者箇在祖曰者箇是甚麼師於言下有省自後百鳥不復銜花

雪竇顯代融但亦作怕勢又云泊合放過 僧問牛

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銜花南泉願云爲渠步步蹋

佛堦梯 趙州云飽柴飽水 大滙詰云寒毛卓豎



法林音云漢地山河在 又問見後因甚百鳥不  
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綫道 州云飽柴  
飽水 馮云額頭汗出 林云秦宮草木秋

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  
去不知誰是到菴人 明覺顯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  
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楊無爲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  
處一棹漁蓑寂寞歸 張無盡

一榻蕭然傍翠陰晝扃松戶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

地百鳥銜花無處尋 祖印明

寥寥風月臥煙霞百鳥從茲不獻花仁義盡從貧處  
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夢庵信

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爲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峰休更  
問此時難著一絲毫 別峰印

雨前不見花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花蝴蝶紛紛過牆  
去不知春色屬誰家 孤峰深

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銜花鳥不飛  
鐵山仁

月滿陂池翠滿山尋常來往百花間一回蹋斷來時



路嶺上無雲松自閒

懶牧成

宣州安國玄挺禪師

牛頭威嗣

因僧問五祖真性緣起

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乃曰大師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僧大悟

徑山杲云未興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也時有僧云未興一念時喚甚麼作緣起妙喜云我也祇要你與麼道 天寧琦云崑崙奴著鐵褲打一棒行一步靈巖儲云盡道黃梅就下平高殊不知腳頭太險者僧祇顧萬仞巖頭進步那識身在帝鄉挺禪妙喜一人點卽不到一人到卽不點

天柱崇慧禪師

牛頭威嗣

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

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它達磨來與不來作麼它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萬古長空誰下腳一朝風月休拈卻一拳拳倒賣卜人門外騰騰自寥廓

雲林輅



天柱因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  
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  
法不現前師曰祇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  
會去亦無佛可成

剖義一云掀倒天關踢翻地軸不無天柱爭奈者僧  
久滯不通孤負來機勞它心力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

牛頭威嗣

因僧敲門師問是甚麼

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曰佛來爲  
甚麼不著師曰無棲泊處

寶壽方云鶴林與麼道將謂立在高高山頂殊不知

被者僧推在萬丈深淵裡多少時了也

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

松源嶽

道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勘破

了鶴唳空山竹滿林

自默恭

白日閉門常獨坐虛堂時卷夜明簾懶隨人事忘迎

送落木金風霜信嚴

幻寄庭

牢關把住擊難通佛祖都來總不容若是金毛師子

子翻身驀過太虛空

頤石圓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

鶴林素嗣

馬祖遣人送書到



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卻封回忠國師聞乃曰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 雪竇顯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個甚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卻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祇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祇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五祖戒云兩采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何爲 瀉山喆云還識馬祖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

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徑山杲云馬祖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國師因甚道欽師猶被馬師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天寧琦云圓相中著點日月無光天地黯黑初未惑欽師馬師先自惑累及老南陽也一場狼藉良久云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如同不相識 古南門云古南有三十棒一打馬師不應自惑二打欽師不應被惑三打雪竇不應判惑更有一棒款款與諸人道破 崇先奇云馬師草草問候欽師万字折點雖然往復無差轉見道路周



遮總謂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殊不知字經三  
寫烏焉成馬

馬祖當時驗徑山同風微露密機關無端卻被南陽  
老平地坑人似等閒

佛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鍼投誰知解使雲通  
信我不然兮石點頭

照覺總

自惑惑人非草草不失時節通一好蹋著草索骨骨  
驚只爲當初被蛇咬

雲林輅

國一因馬祖遣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  
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卽今便回去師曰傳語

馬大師道卻須問取曹溪

雲居莊云馬師大似埋兵挑鬪國一可謂遇變出奇  
者僧雖善通使命要且勞而無功驀拈拄杖畫一畫  
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 本覺一云  
馬祖暗度金鍼徑山明穿玉綫若非者僧怎識文彩  
全彰仔細看來姪女已歸霄漢去猷郎猶向火邊蹲  
國一因唐代宗親加敬禮一日在大內見帝來乃  
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  
見貧道

徑山杲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立任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  
西巖惠

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  
憶黃葉吹風人未歸閒極雲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國一欽嗣因侍者辭往諸方學佛

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  
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侍者大悟

大瀉秀云可惜者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殊不  
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神鼎譔舉了遂於身上拈  
布毛吹云會麼久後不得辜負老僧 徑山杲云瀉

山與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 天寧琦云侍者能  
於拈起布毛處便喝免致諸方檢點我恁麼道也是  
爲他閒事長無明

白鳳烟霞控鳥窠驪龍珠曜祖山河當初拈起布毛  
意體用毘盧些子多克符道者

鳥窠拈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  
切悟來猶在半途歸石門易

無風市市起波浪碧髻羅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  
鎖那羅延窟見龍蟠雲居祐

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合國人帶刀



老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吹起無多

子鐵眼銅睛不奈何寶峰乾

眼中難著透金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

米一毛頭上現全身佛鑑懃

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徧地獨露鍼錐楚方安

遊騎紛紛驟曉風將軍施令在城東拈來金鏃些兒

妙射破花心一點紅塗毒策

長林幽鳥謾嘈嘈婥柳臨風舞翠濤富貴春城誰不

愛引人徐步上林臯三宜孟

一向曾無刀斧痕還他本色住山人無端節外生枝

者惹得平空禍到門孝如元

鳥窠因白居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

孩兒難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法林音云趁出姪房未還酒債自不契他居易如今

一般漢坐在明白地上喚作鳥窠爲他說一上佛法

得麼

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動鋒鋦輕剔

破菩提煩惱等空平無量壽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五祖忍嗣因趁六祖盧行者至大  
庾嶺祖置衣於石上師舉之不動乃曰我爲法來  
非爲衣來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  
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大悟作禮曰上  
來密語密意外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爲汝說  
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法林音云行者淡無去就被箇孟八郎輕輕一拶便  
自立地放尿如今二千年來大庾嶺頭底衣鉢不知  
還在否致今無限無限衲僧箇箇睜開眼睛單單祇  
要見本來面目真堪笑煞

正當恁麼時歷劫不曾迷步步趨三界歸家永絕疑

龍門遠

堂堂妙相絕錙銖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

淨海心無浪月輪孤

佛性泰

夜深傳付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

上果然落節一番歸

雪溪戒

十八佳人入繡房燈前無暇敘炎涼風流不是言傳

得端在儂家自主張

六愚吉

高山慧安國師

五祖忍嗣

因坦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何不問取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



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  
然於言下知歸

尸阿蠹云言下知歸者僧早負自己乃合掌云蠹儂  
不敢望諸人與安國師相見

提燈覓火外邊尋指示分明在己身驀地頂門開正  
眼不從自己不從人

靈鷲誠

嵩岳破竈墮和尚

安國師嗣

因嵩山有廟甚靈殿中惟

安一竈師以杖敲三下曰咄此竈祇是泥瓦合成  
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  
乃傾墮須臾有青衣我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神久

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師曰是  
汝本有之性非我彊言僧問某甲久侍左右未蒙  
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祇向伊道  
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墮  
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舉似安國師國師歎曰此  
子會盡物我一如

禍福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饗何人一從去後無消  
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龍門遠

倚竈為靈不自靈靈踪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



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佛燈珣

摩天鳩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南崖勝

遭他一擊便低頭空戴儒冠學楚囚好看雲空山嶽  
露溪聲不斷水長流

普慈雲

破竈因僧從牛頭處來師問來自何人法會僧近  
前叉手繞師一巾而出師曰牛頭下不可有此人  
僧乃過師左邊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卻問  
應物不由它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它曰與麼則  
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

招憊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  
僧卻繞師一巾而出師曰順正之道古今如然僧  
作禮而退

漢雷見云破竈垂手自在縱奪臨時固是作家宗匠  
者僧慣能作客進退得宜可謂親見牛頭然檢點將  
來二俱敗露且那裏是伊敗露處 三昧真云者據  
伎死禪和也敢道從牛頭來破竈老人當時棒折那

嵩山峻極禪師

破竈  
墮嗣

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

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業底人師曰修禪入  
定僧無語師乃曰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汝問我惡



惡不從善所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契  
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薦福懷云前頭官不容鍼後面私通車馬 昭覺勤

云窮善善自何來究惡惡從何起有問崇寧如何是

大修行人但云修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人但云擔

枷帶鎖且道是同是別 徑山杲云怎奈在髑髏前

作妄想 烏石道別前語云橫身當宇宙別後語云

赤腳上刀山

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溪坑兩頭剔脫無依

倚一箇閒人天地間

別山智

終南山惟政禪師

北宗嵩山寂嗣

因唐文宗嗜蛤蜊一日

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禱之俄化

爲菩薩梵相具足卽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

賜興善寺因問羣臣此何祥也衆言太乙山惟政

禪師深明佛法帝召至問之師曰物無虛應此乃

啓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

身而爲說法帝曰身已顯矣且未聞說法師曰陛

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

事朕深信之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上大悅

澗南音云蛤蜊說法卽是惟政注破卻不是



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卽深信南無觀世音  
西巖惠

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默契君王  
意已是全身陷鑊湯 北海心

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法亦非真補陀大士唐天

子橫眼人無隔宿恩 閒極雲

鑊湯滾處轉身來縱使輪槌擊不開驀地豁開菩薩

現者回不必更疑猜 六三圓二

政老當年不丈夫妄言說法自糊塗雖然賺得唐天

子笑倒西天碧眼胡

西京光宅慧忠國師 六祖能嗣 因肅宗問師在曹溪得

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

釘著懸挂著

五祖戒云好事不如無 磬山修云且喜國師答話

不涉離微不落理路可謂超今邁古獨步乾坤倘肅

宗若解轉身一撥不知者一片雲又如何收卷一堂

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白崖符云國師與麼道是曹

溪所得耶不是曹溪所得耶

無開口處卻開口有意歸時卽便歸趙州不在明白

裏未是羶羊挂角時 慈受淡



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帶雪含霜半倚籬橫表影裏露仙姿前邨昨夜春來了竹屋老僧猶未知

心聞賁

靜把醪酥著意傾少年公子那知情臨糝祇得塗菽粉一任人譏太俗生

浹水洽

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復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它還眨眼視

陛下否

徑山杲云要見國師麼祇在佀眼睛裏開眼也錯過合眼也錯過旣在眼睛裏爲甚麼卻錯過妙喜恁麼道也錯過不少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蹋毘盧頂上行

雪竇顯二

鐵錘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澗澗不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鑰曾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毘盧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瀉山秀二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澹煙中須彌擊碎鹽官  
鼓降得毘盧在下風

步步蹋著毘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  
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佛鑑勲

國師因南泉叅乃問甚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  
得馬師真來麼曰祇者是師曰背後底泉休去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別云泊不到和尚此

間 五祖戒云和尚於此路熟 雲居錫云長慶保

福盡扶背後祇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天界盛云南泉井底架高樓國師漆桶裏斫額此外

兩兩三三扶面前扶背後正是揚州拾馬糞卻去蘇  
州賣合香

國師因大耳三藏得它心通肅宗命師勘驗師問  
汝得它心通耶曰不敢師曰你道老僧卽今在甚  
麼處曰和尚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  
久再問藏曰和尚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  
弄獼猴師至第三次問三藏沉吟罔知去處師叱  
曰者野狐精它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趙州因僧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處州  
云在三藏鼻孔裏後僧問玄沙旣在三藏鼻孔裏因



什麼不見沙云祇爲太近 仰山寂云前兩度是涉  
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法林音云要見國  
師則易要見仰山則難 玄沙備云汝道前兩度還  
見麼後雪竇顯云敗也敗也 白雲端云國師在三  
藏鼻孔裏有什麼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  
翠巖芝云祇如三藏還見國師鼻孔麼 報慈遂  
云前兩度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高峯妙云大小國師平生伎倆總被者胡僧勘破  
雖然賴遇聖君證明 報恩秀云若在眼睛裡有甚  
難見殊不知三藏通身是國師雖然也祇道得一半

若要全道三藏未離西天時早已與國師相見了也  
佛川宗云三藏待國師道卽今在甚麼處但拍掌  
呵呵大笑管教他一國之師分疎不下 龍池珍云  
大小國師被三藏逼得無地藏身則且置祇如第三  
度因甚不見龍池道非但三藏摸索不著敢保國師  
自己亦未知落處在乃呵呵大笑 仙巖鑑云當時  
待國師問向道自首者免罪  
他心三藏太顛預猢猻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尋不  
見祇爲從前被眼瞞 治父川  
日應羣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卻猢猻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

懶菴樞

藏鋒避箭路千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淡和月宿蘆花

鐵山仁

國師因馬祖遣西堂藏馳書至師問汝師說甚麼法藏從西過東立師曰祇者箇更別有藏卻過西立師曰者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藏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

保福展云大小西堂埋沒馬大師不少 法林音云保福祇知西堂埋沒馬大師殊不知國師自己埋沒更多

國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未審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我者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汝爲什麼入於邪道曰什麼處是某甲入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雲門偃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神鼎謹云國師與麼道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



向什麼處去也 靜慈昌云者僧當時待國師道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但  
云苦哉苦哉大小國師半生半滅 東禪觀云國師  
與者僧卽色聲相見離色聲相見若離色聲何異南  
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卽色聲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  
道莫有爲國師作主者麼我要問你旣是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泡幻之身爲什麼不同法體 元潔瑩云  
大小國師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旣道身心一如爲什  
麼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國師意在什麼處

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  
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齰齰  
佛鑑懃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  
來白雲滿地無人埽 棘田心

國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  
子以手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  
後莫受人瞞

保福展云國師著一問直得手忙腳亂 法林音云  
賴遇軍容輕輕放過倘若再一撥國師恁麼住山直



是不易管教他一國之師有口也要啞卻

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師曰  
將謂我辜負汝卻是汝辜負我

趙州諗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  
顯便喝愚庵孟云者一喝有賓有主有照有用徑山  
杲云者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一  
喝庵云相罵饒你接策 理安問云妙喜老人前不  
構村後不迭店要見國師侍者三生六十劫 投子  
同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躲跟漢 玄沙備云卻是  
侍者會竇云停囚長智 雲門偃云作麼生是我辜

負汝處若會得也是無端竇云原來不會門又云作  
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竇云無  
端無端 法眼益云且去別時來竇云瞞我不得雲  
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  
興化獎云一盲引衆盲竇云端的瞎有人問雪竇便  
打也要諸方點檢 報慈遂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  
處僧云若不會爭解與麼應慈云汝少會在又云若  
於此見得便識玄沙 翠巖芝云國師與侍者總欠  
會在 雪竇云國師三喚點卽不到侍者三應到卽  
不點將謂我辜負汝卻是汝辜負我瞞雪竇不得



雲居錫徵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會國師又道汝辜  
負我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卻是侍者會 浮山云國  
師好肉剗瘡雲門炙瘢上著艾雪竇大似隨邪逐惡  
殊不知鼻孔總在侍者手裏 笑巖寶呵呵大笑云  
諸人還知者笑落處麼若知國師直得瓦解冰消若  
不知侍者依然四稜著地還委悉麼一陽已度先春  
信臘夜寒梅破雪開 愚庵孟云山僧居平亦喚侍  
者侍者隨應侍者擎杯遞盞山僧隨手應接山僧與  
侍者兩不相負亦不相瞞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蹏何  
處避殘紅

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  
老兒孫攜手賀年豐

佛印元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度應家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  
吾負汝隴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  
欲會南陽端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

佛慧泉

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蹋斷南陽路馨香滿道途

五祖演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

可知禮也

智海清

國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安樂



甚何勞傷損好皮膚

祖印明

寶劍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動五湖賓

高菴悟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

處洞口桃花別是春

鼓山珪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瞢迷已向人前輸肺

腑從教他自覓便宜

徑山杲

三喚須知意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

否縱有丹青畫不成

水菴一

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嶺頭

路老去相尋能幾回

頑石空

一箭射雙鷗雙鷗隨手落波動岳陽城月滿滕王閣

雪菴瑾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閒欲得掌門並拄

戶更須赤腳上刀山

無門開

一擲神柢定吉凶再占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

事卻說明年事不同

無準範

翠萼香淡繡戶春數聲玉笛最關情臨軒不盡嘯鶻

淚結打同心更屬卿

天章玉

國師同肅宗到宮前乃指石獅子曰陛下者石獅



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  
師曰老僧罪過後耽源問師曰皇帝還會麼師曰  
皇帝會且置你作麼生會

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頤石圓云言中  
有響句裏藏鋒國師肅宗可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美則美矣善則未善當時若推倒石師子便行非惟  
國師不敢正眼覷著亦免見耽源落節 東蓮詠云  
肅宗若是作家待南陽恁麼問向道少賣弄不惟使  
它國師結舌亦不謬爲一朝天子

國師因馬祖遣伏牛自在馳書至師問馬大師有  
何言句示徒在曰卽心卽佛師曰是甚麼語話又  
問此外更有何言教在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猶較些子在曰馬師卽恁麼  
和尚此間如何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雪竇於猶較些子處便喝又於曲似刈禾鎌處云是  
甚麼語話也好與一撥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滙山  
詰云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三  
點如流水又呵呵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  
路何故入虎穴撩虎尾須是其人 姜山方云大小  
國師有頭無尾待伊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向



道是什麼語話豈不光前絕後 古南門云馬祖國師鼻孔總被伏牛穿卻了也忽有箇漢出來道是什麼語話劈脊棒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霜鬢老婆年七十巧臨粧次整花容一回步出香閨外贏得春風滿面紅

其天浩

國師因紫璘供奉注思益經師乃問大德注經須會佛意始得曰若不會佛意爭解注得師令侍者盛一盃水內著七粒米盃面安一隻箸乃問是什麼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尚不會豈况佛意

瀉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問是什麼義祇對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

國師因與紫璘論義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已竟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下座

廣胤標云善戰者制人不制於人紫璘當時若是箇人待道立義已竟但云情知者老漢向鬼窟裏作活計管取因形措勝縱越人之兵雖多奚益於勝哉

國師問紫璘佛是什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會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語



徑山杲云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資福侶云國師也是從井救人 天嶽晝代云話墮了也

國師問紫璘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艸作何色曰作黃色師又問童子艸作何色子曰作黃色師曰祇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馮山喆云國師恁麼問供奉與童子恁麼答且道還有利害麼若也辨得許你親見國師若辨不得城南草依舊作黃色 徑山杲云你道國師挖泥帶水說老婆禪得麼 海門湧云國師雖慣壓良爲賤檢點將來也是草窠裡鞦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趁麤錢  
月堂昌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柳眼青  
虛堂愚

國師問紫璘大德所蘊何業曰講青龍疏師曰是金剛經麼曰是師曰經文最初兩字喚作什麼字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奉無對

明招謙代云昔日靈山今日親見 馮山杲云馮山要問明招昔日靈山今日親見畢竟是什麼若下得者一拶縱使明招通身是眼也未免一狀領過 雲



溪挺代云和尚人天之師字也不識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畱朕迹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

祇在須臾

雪竇顯

二六時中合返常經行坐臥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

會問著依前未廝當

本覺一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曰惟識論師曰作麼生會  
惟識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指簾子曰者箇是  
甚麼法曰色法師曰座主簾前賜紫對御談玄何  
得五戒不持

寶壽方代座主別前語云者邊是香臺那邊是露柱  
別後語云國師大似不曾讀論

國師因丹霞來纔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  
三步師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  
霞遶禪牀一巾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  
十年後覓箇漢也難得

保福展云丹霞貪程不覺行困 瀉山喆云丹霞可  
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大啓陟者須  
是其人如今還有爲丹霞作主者麼出來與大瀉相  
見有麼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泐潭準云客路



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登彌天釋之門者須是其人接  
待高賓應有孟嘗君之度量苟不如是便見主賓道  
異雲泥不合 大瀉果云丹霞一進一退暗中贏得  
一著國師倒東插西未免旁觀者哂 蔣山勤云賓  
主相見欲展不展退後進前禮過成諂猶幸南陽老  
而不耄 東禪觀云明境當臺妍來妍現媿來媿現  
洪鐘在架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一卷一舒一擒一縱  
可謂照用兩全行說俱到且如國師末後恁麼道畢  
竟是褒是貶 崇先奇云國師當軒布鼓難爲擊者  
丹霞漁陽三弄意氣天生衆中總謂賓主穆穆殊不

知雖得場榮別卻雙足 雪溪挺云二老有縱有奪  
識咎識休不愧一回相見雖然黃石公賴遇子房若  
是漢高未免遭他慢罵 法林音云湯武之世可謂  
明良若論揖讓之風猶欠都俞在

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不是不是  
徹骨徹髓進前退後遶禪牀掣電之機落二三印空

密雨柴門鳥亂啼日高紅影射花枝五陵年少風流  
慣愛勸殷懃上馬杯理安問

嘉客臨門愜素懷肯將珠玉吝安排話來膽露肝傾  
處更與黃金十二牌位中符



伯牙琴與子期耳聽不在音彈豈指一種清聲絕比  
倫子期去後付流水

慧鑑融

洞口仙人騎白鶴九天玉女跨青鸞半隨風雨半隨  
霧不是張騫誰解看

法林音

國師因肅宗問百年後所需何物師曰與老僧造  
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  
會師曰我有付法弟子耽源卻諳此事請詔問之  
後召源問源乃有頌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  
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璫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云肅宗不會且置耽源還會麼祇消箇請師

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拶不免將南作  
北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神

鼎譚云前來國師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耽源源恁麼  
頌且道盡善不盡善神鼎與你諸人下四轉語湘之  
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淨妙體圓無  
影樹下合同船千聖同轍璫璃殿上無知識凡聖路  
絕若與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與麼注解祇是辜負  
國師 保寧勇云所謂非父不生其子雖然如是瞞  
肅宗一人卽得爭奈天下衲僧眼何且道那箇是衲  
僧眼便下座 五祖演云衆中道國師良久殊不知



懸鼓待槌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待伊教詔耽源  
但道國師何必後詔耽源源呈頌畢但云閒言語  
瀛山閭云國師塔樣太圓圖生耽源塔樣太玲瓏生  
且道國師底是耽源底是 金粟元云好箇塔樣從  
古至今未嘗有一人識得耽源與麼頌非惟欺瞞皇  
帝亦乃辜負國師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

古萬古與人看

明覺顯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  
級永向瑠璃殿上懸

白雲端

窄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

著百重關鎖下金槌

羅漢南

前面是珍珠瑠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  
至右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著道胡

盧胡盧

五祖演

無縫塔兮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爍迦羅眼電光  
流杳杳冥冥不見頂

佛鑑勤

孤迥迥圓陀陀眼力盡處高峩峩月落潭空夜色重  
雲收山瘦秋容多八卦位正五行氣和身先在裏見  
來麼南陽父子兮卻似知有西竺佛祖兮無如奈何



宏智覺

宰堵古形儀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樹頭輝  
潛菴光

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楹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罅  
罅從教千古與人看無門開

國師塔樣最尖新覲面拈來不露文卻被耽源添一  
線至今描邈亂紛紛高峰妙

月照蘆花霜風凜冽漁歌一曲滄浪裏芙蓉棲老寒  
江側三宜孟

一潭舞出三江影兩岸清光照表嶺霜重風高不可

畱梧桐葉落沉金井

伴我侶

國師因麻谷來叅繞禪牀三市振錫而立師曰汝  
既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師叱曰者野狐精

雪竇顯代麻谷云泊不到此 白巖符云寶符在握  
與奪從容還他南陽老作然終不免麻谷在背地裏  
冷笑

手握青鋒建大功紅旂面面總玲瓏武侯智足能擒  
縱司馬謀多暫瞽聾割據固由高捷足知機那在並  
稱雄一天星斗和雲亂送入洞庭烟雨中天岸昇

溫州永嘉真覺禪師六祖能嗣初至曹溪乃繞禪牀三



市振錫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  
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  
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方具威儀作禮須  
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爾甚得  
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  
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少畱一宿

雪竇顯舉至我慢處便喝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  
見龍頭蛇尾又向卓然而立處代祖云未到曹溪與

你三十棒了也 浮山遠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瑞巖愠云永嘉承虛接響祖師將錯就錯雪竇龜背  
刮毛浮山馬頭安角繞禪牀三市兮眼似銅鈴勉畱  
一宿兮頭如木杓松風江月少人知南海波斯生白

澤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畧不施卻繞禪牀三市  
後卓然振錫底威儀 本覺一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畱咄哉齷漢永嘉城裏

闡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 無禪才

掀翻海嶽求知已撥轉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



去宗風千古振宗聲

正法瀨

永嘉證道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

百丈雪云我卽不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車兩輪兩輪未轉車無用兩輪轉處示車身

又曰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窮谷璉云永嘉大似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哈

醉

又曰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

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徑山杲云者箇阿師好與三十棒過在甚處不合將常住物入衣鉢下

薦福璨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

清宵何所爲顧示大衆云薦福門下若有箇樣衲僧喚來洗腳何故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報恩賢

云妙喜雖則捉賊獻賊棒不虛發怎奈不顧自家失利還知伊失利處麼不許他人富甘得自家貧

又曰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

一指海云永嘉老頭兒原來膽小山僧則不然大丈



夫秉慧劍般若鋒今金剛燄非但空摧佛祖心早曾  
落卻虛空膽

宗鑑法林卷七終

宗鑑法林卷八

河北隍	荷澤會	耽源真	公期
禪月	雲幽憚	先淨照	唐朝因
樓子	僧肇	圓通	聖壽
古德	尊宿	座主	入冥僧
老宿	雲蓋僧	高麗聖像	上經僧
藏主	老宿	六通院僧	住菴僧
守衣蓋僧	行者	塔頭侍者	道流
感山主	點鐙僧	柱史聃	宋太宗
明高帝	錢塘鎮使	韓居士	官人



長者

施主

官人

跨驢人

賣餅婆

燒菴婆

住菴婆

卷九

南嶽讓

馬祖一

百丈海

卷十

百丈海

南泉願

卷十一

南泉願

歸宗常

宗鑑法林卷八

集雲堂編

旁出諸祖

河北智隍禪師

六祖能嗣

始叅五祖後結菴長坐二十

餘載不見惰容及遇策禪師因同叅六祖祖愍其

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

得總無影響

當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

事卻騎羸馬下坡陀

常舒荆



白雲溪處挂腰包遊罷江湖樂自饒堪笑刻舟求劍者要來陸地起波濤雪刃起

洛京荷澤神會禪師

六祖能嗣

到思和尚處思問什麼

處來師曰曹溪來思曰曹溪意旨如何師振身而立思曰猶帶瓦礫在師曰和尚此閒莫有真金與人麼思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玄沙備云果然

翠巖芝云真金瓦礫錯下名言如

今喚作什麼 天聖泰云神會若不見思師焉知瓦礫思和尚被他一問直得額頭汗出 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

荷澤因鄉信至報二親亡師乃入堂白椎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便結椎曰勞煩大衆

寶壽方云大小荷澤雖然放去較危收來太速要莊嚴二親報地猶未可雪峰則不然或有報二親俱亡亦入堂白椎云父母俱喪請大衆搥法鼓左手鑼右手舞十字街頭嚇跳虎顧衆云咄走開走開莫來攔我毬門路

吉州耽源應真禪師

南陽忠嗣

問忠國師百年後有人

問極則事作麼生國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



符子作麼

五祖戒云和尚終是老婆心切 保寧勇云粉骨碎  
身難報此恩 大滙泰云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  
至如今起不得大滙卽不然待國師恁麼道但云暗  
中爲照燭險處作津梁

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得用南方  
去爲說令人睡眠醒 汾陽昭

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爲君旨外通消  
息秋月無風落碧潭 海印信

真正道流行腳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師實爲耽源

切不是臨岐作對談

橫川琪

耽源遊方回省覲馬祖卻於祖前畫一圓相就上  
禮拜祖曰汝莫欲作佛否師曰某甲不解規目祖  
曰我不如汝

雪竇顯云然猛虎不食其子怎奈來言不豐要識耽  
源麼祇是個藏身露影漢 南堂欲云耽源歸省獻  
個胡餅馬祖舐犢不勝其情雪竇云猛虎不食其子  
爭奈來言不豐檢點將來恰蹋著耽源影子 古南  
門云耽源作個圓相佛固不欲作爭奈早已捏目馬  
祖道我不如汝大似信其言而不觀其行雖然馬駒



蹋殺天下人莫道不食其子

疋馬單槍入戰場有威全不犯鋒鎡玄關金鎖雖衝

斷又被他家暗箭傷

位中符

毒龍角上翻筋斗猛虎身邊展脚眠自謂技堪誇敏

手鼻頭誰信被人牽

山容波

拈起關山笛吹殘畫閣風八十兒三歲翁不因今日

節餘日定難逢

雪刃起

耽源與百丈在泐潭推車次師問車在者裏牛在

何處丈以手斫額師以手拭目

承天怡云百丈何不待耽源問如何是牛驀鼻拽云

者畜生管取車子須是耽源拽去

你唱陽春我白雪淙淙聲韻許誰知相將賣弄些些

子贏得清風巾地吹

粟菴鼎

耽源因第二世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

曰是谷便與師一搨師曰知你未到此境界

江天銓云麻谷好一搨當時因甚只令行一半魯

菴遠云江天錯下名言殊不知麻谷末後放過比前

一搨更爲難勘何不當時麻谷問時便與一搨敢保

麻谷瓦解冰消

耽源因仰山入門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卻叉手而



立師乃以兩手交過握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人拜師點頭而已

資福玉云目擊而道存尼父之見溫伯雪也祖師門下且請二大老在館驛門生住扎

渾身相見事非常送往迎來總大方轉到異中猶有序好看揖讓更趨踰頻吉祥

### 未詳法嗣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翁師問羅漢路向甚處去翁拍牛曰道道師喝曰者畜生翁曰羅漢路向甚處去師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

少蹠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

白巖符云者兩箇漢一拳一踢未見輸贏大似赤眼撞著火柴頭若論羅漢路直是遠在千里 法林音

云待伊拍牛去亦云猶少蹠角在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鍼芥相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如菴用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舉以問師如何是此心師無對

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寶壽方代彈指一下

出言宛爾同真悟對境依然還是迷珍重古今禪月



老此心能有幾人知

笑巖寶

婺州雲幽重憚禪師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  
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  
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觸體

聖箭從來無向背十方凡聖總難存靈機未審從誰  
發猛虎閒將白額吞

未覺賢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  
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  
巖無對

汾陽昭代云彼此老大

寶壽方代云今日被禪師

一問直得口挂壁上

法林音代云上座爲我換淨

瓶水來

唐朝因禪師掘地次見一大塊戲運槌猛擊之應  
手而碎忽然大悟

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應  
菴華云老宿恁麼道縱知因禪師落處銜鐵負鞍有  
日在者裏著得眼去也是徐六擔板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  
聞樓上人唱曰你旣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旣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



事平生恩愛冷湫湫 慈受淡

你既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僮爲問淡淡  
意笑指紗窗月正秋 寶華鑑

因過花街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  
線你若無心我也休 伽堂仁

僧肇法師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  
壑然後爲無異哉

雲門偃云長者天然長者天然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法  
位世閒相常住乃拈拄杖云不是常住法 天寧琦  
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喝一喝

肇公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

塘口浜裏沈秀才頭上頂個木棺材手裏捻片車扉  
板白眼洋洋叫死來 朝宗忍

肇公曰物不遷

古德以茶盞就地撲破云者個是遷不遷僧無對法  
眼代撫掌三下 綠雨蕉代云貓

憶昔西施窈窕容至今千載不相逢誰人識得西施  
面話到西施意更濃 綠雨蕉

肇公曰有物流動人之常情

白雲端云肇法師剛然不知有流動者 洞山度云



二大老各見一邊好與二十拄杖且道洞山拄杖子  
還有分付處也無若緇素得出分半院與伊良久拂  
一拂云青山祇解磨今古流水何嘗洗是非喝一喝  
肇公曰旋嵐偃嶽而常靜

江天樂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肇公曰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彌昏

白雲端云肇法師祇得半邊且作麼生是完全者乃  
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

肇公臨刑說偈曰四大元無我五蘊本來空將頭  
臨白刃恰似斬春風

玄沙備云大小肇公臨死猶寐語在

圓通和尚因僧問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  
麼師曰喚什麼作塵僧又問法燈欽鐙曰喚什麼  
作禪牀

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還是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  
滯貨不積家不發石長青苔路自滑萬象之中獨露  
身渡河之後忘其筏

雲林輅

聖壽禪師示衆月半前用鈎月半後用錐僧便問  
正當月半時如何師曰泥牛蹋破澗潭月  
天童覺云兩頭得用聖壽作家直下忘功是誰體得



放行也互換主賓把定也不畱朕迹還有體得底麼  
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

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莊上喫油  
餐飽曰和尚不會出入師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  
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喫油餐

徑山杲云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  
牛拔不出西遯超云一人見兔放鷹一人將錯就  
錯可謂一隊普州人但祇莊主雖然伶俐未免一牽  
便動我若作莊主但向古德面前冷笑一聲管教老  
漢滿面慚惶

近在口皮邊遠在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餐喫

鼓山珪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豬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

卮菴顏

阿魏無真水銀無假潦倒鵝湖可知禮也

竹菴珪

蓬萊王母宴瑤池仙子尋踪隔水迷值得樵夫傳信

至原來祇在案山西

石照擘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餐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

著暗寫愁腸寄與誰

肯堂充

喫了油餐不赴齋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



徧蹋破芒屨眼未開

無著總

張三未死人李四來索命累他東村西舍陳六王八  
官賣得田園罄

夢菴律

東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

足一時分付與東風

南菴依

秦人慣弄楚人毬脫賺嬰兒逐兩頭不得東風相節

拍管教狼藉在汀洲

阿盤珠

學琴事棉弓寫字相科斗天地泄其元兒孫壞卻手

占波國裏覓同心赤髮波斯春木臼

節巖琇

海棠無語夢癡癡粉蝶偷香得意時無奈畫樓歌又

作黃鶯不放宿高枝

雪奇靜

半架薔薇滿院香一番風過一番涼落英昨夜飄零

處惹得遊蜂上下狂

法林音

閉門作活假惺惺一拶分明露賊身若也和賊齊捉  
敗免教莊主謝臨門

八三圓

古德曰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  
汝搆去

法眼益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  
那個親那個疎試裁斷看 昭覺勤云者一片田地  
分付來多少時也我今日當衆慶懺 慧雲盛云三



老橫身爲物太煞婆心其奈風波似難折合山僧則不然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倦要睡去石霜尊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因甚諸人蹋不著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古德因僧問一陽來復日長一綫未審佛法長多少德曰長一綫又問一古德德曰一綫長

薦福璨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中各自別烟雲 高峰妙云就窠打劫還他二老本分鉗錘若謂佛法短長端的未夢見在今日忽有問西峰佛法長多少祇向他道東西十萬南北八千 象田現云二老宿雖

有補綴虛空手段要且紅線未斷祇向長短上作活計今日有恁麼問山僧祇向他道休將玉綫較長短好把金鍼繡出看

古德於門上書心字窗上書心字壁上書心字

法眼益云門上但書門字窗上但書窗字壁上但書壁字 玄覺遂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窗上不要書窗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龍唐柱云門上書個牕字牕上書個壁字壁上書個門字何故東礪水流西礪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白巖符云老宿犯相違謗法眼犯增益謗玄覺犯損減謗龍唐犯戲



論謗四個漢據款結案了也還有不甘者麼試出來  
掙一頭看 聖可玉云築萬里城連海岱牢牢鞏固  
舊山河

鍾馗夜半貼門神貼到天明看自身笑指門神像自

已不知自己是門神

天岸昇

都來一節高一節高到極頂難轉折打個思量仔細

看當時因底恁麼設

懶放大

萬象從教當正眼何須較論是兼非誰能一鍬輕將

起直破三關凱奏歸

大戲鐙

古德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

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愧

若與麼會更買艸屨行腳三十年

琅琊覺云旣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

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天童傑云二

老宿敲甌打瓦琅琊覺畫虎成狸諸人要見祖師面

壁底意旨麼窮坑難滿

古德曰佛法大有祇是牙痛

徑山杲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勝

法法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古德曰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天童覺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良久云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去也

古德問曰我三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

綠雨蕉云幸無干證 法林音云猶未絕氣在

古德一夏竝不爲人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二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曰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鄰壁一老宿聞曰好一舖羹被一顆鼠糞污卻

報慈遂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爲甚道鼠糞污卻也若不肯他有甚麼過驗得麼 翠峰顯云誰家鍋裏無一兩顆法林音云自首者原其罪黃龍清云二老宿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祇如者僧道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是會不會參玄要具通方眼好向言中辯古今 徑山琇云者僧無事生事老宿應病與藥線去絲來鍼縫不露爭奈未會末後句在祇如鄰壁老宿恁麼又且如何三台須是大家催

一夏調和一釜羹傅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污了無人



見鄰壁禪翁隻眼明

正覺逸

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污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卻三斤鐵祇因看錮鏹  
慈受淡

泠泠寒溜泣秋壑纔會滄溟便泛舟見說許由曾洗  
耳可憐巢父更鞭牛

虛堂愚

一言已出駟難追道了如何悔得來冷地被人相訐  
露牙關齧定口慵開

無文璨

古德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一行腳僧到菴乃教  
示童子朝昏禮儀其童晚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

老宿怪訝遂問誰教汝童曰堂中上座老宿尋喚  
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者箇童子  
養來二三年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裝束  
了快去黃昏雨淋淋地被它趁出

法眼益云古人與麼顯露些子家風甚奇怪且道意  
在於何 法林音云者僧當時何不回云恁麼則菴  
主也當出院看他又如何安置

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爲舟航德曰年盡不燒錢  
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  
曹源生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野  
狐兒

家家盡看野狐兒鐵笛橫拈撩亂吹吹罷不知何處  
去夕陽已挂柳梢西

松源岳

家家盡看埜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怪千妖俱掃  
迹春風已到萬年枝

晦叟光

古德垂語十字街頭起一閒茅廁祇是不許人屙  
後僧舉似南堂靜堂曰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  
宿聞焚香遙望南堂拜謝

五祖蕉云南堂知而故犯老宿一款便招檢點將來

總不出屙屎見解

古德曰日出心光曜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  
道有乾坤

南石琇云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錯會  
者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云阿耨達池深四十  
由旬闊四十由旬

古德因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甚  
麼有漏德無對

天台韶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法林音代云上座明  
日把茅蓋頭也有五千毳徒



古德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  
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古德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德云不施功曰磨  
後如何德曰不照燭

龍池傳別云古鏡未磨時如何云見明不見暗云磨  
後如何云見暗不見明

古德問僧近離甚處曰東川師曰雙澗孤松烟清  
月白那箇是上座主人公曰始屆洞安便遭此問  
師日記劍刻舟破珠求影豈不是闍黎境界喫茶

去曰那箇是洞安正主師曰途中駒子不勝驂驪  
僧禮拜師曰胡人打令舞拍全無

仙巖鑑云古德和糠糶米者僧竊艸爲霸若是正主  
俱未識在

日竿曙色湧青巒萬壑千巖氣象寬誰料風雲多變  
態霎時雲雨滿山川

永寧鼎

有二古德住菴旬日不會一日相見上菴主問多  
時不見向什麼處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箇無縫  
塔上菴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請借塔樣看下菴  
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益徵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無縫塔樣子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已

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

月菴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鄰舍不通容團圓無縫難安

筆祇抹烟雲一兩重

石林鞏

尊宿因僧到相看值不在遂看主事事曰叅見和尚也未曰未主事乃指狗子曰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者狗子僧無語後古德歸得聞乃曰作麼生免得無語

雲門偃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法林音代但向狗

云待和尚歸來莫道我無語好

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遂喚和尚及其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回座主叱之小曰和尚幾年喚它即得某甲纔喚便乃惡發

石菴瑀代云我不如汝 法林音代云汝作惡發會

那

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問平生脩何行業僧曰誦法華經藏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不說其僧無對

寶壽新代云何必重宣 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



請流通 綠雨蕉云與麼則趁便回向去也 法林  
音代云大士三十年後莫忘卻此語

老宿因人問魚以水爲命爲甚麼卻死在水裏

天龍機云是伊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綠雨蕉云沒

處去 愚菴及云怕爛卻那 法林音代云梢郎子

未遇人在

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  
僧無對

綠雨蕉代云春無三日晴 法林音代云有勞功用

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

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  
聖像爲什麼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觀像生偏 法眼益別云識得

觀音未 曉菴昱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 法林音

代云莫道山僧令行不去

有僧因童子上經次僧令著函內童曰某甲念底  
向那裏著僧無對

茆溪森云者僧何不道看你狼藉是卽是風前檝欖

日下枕榔 法林音代云者童子得恁麼鈍置

藏主問僧何不看經曰不識字藏曰何不問人僧



展手曰是什麼字藏無對

法林音代云前言不副後語

袖中寶劍摩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關

子從教天下竟茫茫

誰菴演

鶴立蛇行勢不休五天梵字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

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六巖輝

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

疏解經宿曰經解什麼主無對

法林音代云山下與汝飯喫者具眼不具眼

生平蘊業頓偏圓開口全彰字字玄拶到羅紋結角

處青山翠鎖斷雲烟

粟菴鼎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

假船僧無語

天台韶代云不欲驚衆 綠雨蕉代云理長則就

法林音代云山僧日前有人恁麼問也似今日恁麼

答

廣南住菴僧值大王出獵吏人報大王來起僧曰

非但大王來佛來也不起王乃問佛豈不是卿師

僧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僧無語

法眼益代云未足躋恩 保寧勇代云相識滿天下



今朝遇一人 天寧琦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白  
巖符代云子不重則父不尊 河渚謙云今日小出  
大遇 綠雨蕉代云不是貧道見處 法林音代云  
吏人今日勞汝證明

曹谿守衣盃侍者因僧到乃提起衣曰者是大庾  
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什麼卻在上座手裏侍者  
無對

雲門偃云彼此不了又於無語處代云遠嚮不如親  
到又云是獅子兒 天嶽晝云負命者上鉤又云大  
師滅度久矣 法林音代云移盤喫飯漢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  
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  
師無語

馮山祐云仁者卻不仁者不仁者卻仁者 仰山寂  
代法師但唾行者行者若有語卽向伊道還我無行  
者處來 資福侶代法師便打又云也祇救得一半  
天嶽晝云合取狗口 法林音代云無佛處用唾  
作麼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旣是三界大師  
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 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  
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法林音代但度鎖匙  
云牢牢收取

及時關鎖意淡淡問處分明驗假真三月誰知桃李  
樹紅紅白白是陽春 智觀慧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  
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卽  
得僧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 法林音代云又來山僧前放憨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

路山主爭得到來主無對

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法林音代云公驗上  
爲甚有姓無名

有人問僧點甚麼鐙僧曰長明鐙曰甚麼時點僧  
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對

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瞞 法眼別云  
利動君子 法林音代云曾問幾人來

老子李聃柱史曰道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  
子象帝之先

高峰妙云咄哉者漢錯下註腳湛兮似或存吾不知



其誰之子毘耶城裏老維摩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亾  
下士聞道大笑之

薦福璨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著甚死急中士聞道  
若存若亾猶較些子下士聞道大笑之卻有衲僧氣  
息三種人一時格下了也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  
宋太宗宰相國寺問僧看什麼經對曰仁王經帝  
曰既是朕經爲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天寧琦云若問  
永祚但以手頂戴經云萬歲萬歲 雪軒成云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 白巖符云我不似雪竇老學究待  
帝問但對專爲陛下流通他若是作家君王更問流  
通一句作麼生便合掌云護國仁王經卷當第二  
獅峰遜代云某甲今日謝恩有分 法林音代云陛  
下往年不似今日含糊

太宗幸開寶塔問卿是甚麼人對曰塔主帝曰朕  
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翠峰顯代云闔國咸知 曉菴昱云誰敢動著 法

林音代云龍光佛時泊合忘卻

太宗因僧朝見乃問卿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菴



帝曰朕聞臥雲淡處不朝天卿因甚到此僧無語  
翠峰顯代云難逃至化 寶壽方代云不學者死漢  
又云特謝陛下顧問 佛日哲代云祇因靈山一別  
法林音代云貧衲眼大賴有眉毛遮卻  
試問臥雲淡處客不知何以答昇平蕩然至化難逃  
避萬里遙天一點雲 北礪簡二  
不違咫尺面天顏彊項猶然憶故山直下肯將身許  
國與君同樂太平年

白雲巖下不貪閒直欲敲開金鎖關不是無心逃至  
化大都有意面堯顏 卽念現

太宗因僧奏曰藏經被回祿欲乞宣賜帝名問昔  
日摩騰不燒今日爲甚卻燒僧無對

翠峰顯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白巖符代云知陛下  
不吝寶藏 綠雨蕉代云合不虛行 法林音代云  
昔日摩騰今日摩騰

太宗因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臣僧麼帝曰  
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而今帝曰卿以何  
爲驗僧無對

翠峰顯代云貧道特特而來 崇化能代僧拈起拂  
子 白巖符代云將謂陛下忘卻 法林音代云鹽



茶布袋錢有人還卻

靈山一別二千年聖主重逢豈偶然  
細掬清泉指老眼撥開雲霧見青天

石溪月

太宗一日擎起盞問丞相王隨曰  
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卻在  
朕手裏隨無對

慈明圓代云陛下有力 法林音代云  
今日臣爲大庾嶺消案

大地收歸掌握閒鉢盂擎起有何難  
個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

雲衲慶

太宗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  
廷臣菩提心

作麼生發羣臣無對

翠峰顯代云實爲古今罕聞 別峰印代云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法林音代云律有明條

菩提妙心作麼發日應萬機原不差  
回首瞥然輕覷著大千沙界是皇家

松源岳

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  
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真太平

雙杉元

菩提心發不爲難祇在君王一念閒  
聖聖相傳皆一揆綿綿國祚泰山安

辛菴儔

太宗因寂大師進三界圖帝曰朕居何界  
寂無對



綠雨蕉云總在吾皇化育中  
法林音代云者回貧  
道再不進此圖也

明高帝在天界寺聞漁鼓聲問僧誰家飯僧耶曰  
無帝曰誰家疇願耶曰無帝曰若是都無則宜寂  
寥面壁參究本來胡爲口喃喃地

起立生云鐵輪天子寰中旨任它千聖出頭也移易  
絲毫不得時有僧問如何是寂寥底意旨立曰動也  
動也

錢塘鎮使在界上爲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契卽  
畱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馬

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何方便曰道卽心卽佛便  
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  
被揖出

是是非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如不相識

無際派

碧油幢下立功勳韜略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  
國邊頭刁斗不曾聞

虛堂愚

截漢裁雲千丈壁卓然端是鳥難立從教過鴈與飛  
猿徒增日暮寒蟬泣

道隆興

生成骨格傲王侯秦不居兮漢不畱無限落花風掃



盡餘香滿地倩誰收

古風

韓居士因三平遷化衆請作喪主士乃以手中覆鈔鑼上橫一口劍置龕前曰道得卽作喪主衆無對士便趨卻鈔鑼哭曰蒼天蒼天先師遠矣

羅山閒云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者俗漢吞卻也陳老師當時若在祇將三尺布蓋卻頭橫亞一柄露刃刀揭起孝幕當堂而坐看韓家個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

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曰汝道

無我吟

東山演代以手作鵝鳩策云谷谷孤

靈隱遠以手

加額云何似生

法林音代但喚云快將紙筆來

一長者因僧托盃來家被狗齧長者乃指其僧所披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麼卻被狗齧僧無語

寶華忍代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 貫之理代

云山僧行年在坎命犯重煞 法林音代云居士得

恁麼負心

有施主進院行衆僧隨年錢知事僧曰聖僧前著



一分施主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益代云心期滿處卽知 保寧勇代云祇恐施  
主力所不及 天寧琦代云鉢盂無底 寶壽方代  
云與麼則大衆今日不得半文也 貫之理代云適  
纔一分而今兩分 法林音代云消得也消得也  
一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  
什麼功德主曰護國天王官曰祇護此國徧護餘  
國主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官曰臘月廿九日打  
破鎮州城天王向什麼處去主無對  
法林音代云官人我者裏用你不著

青山日日摩霄漢流水年年洗海心逗到狂瀾涓滴  
盡通身泥水謾追尋

磬山鼎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  
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  
跨驢不下其人無語

報恩秀云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  
卻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旣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  
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斲者不平公案  
更與花擘一上喫拳沒興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剋  
已那堪錯過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畱與闍黎



道戶唵薩哩嚩 龍唐柱云者僧太麤糙向道場裏  
亂打人 法林音代但笑云不謂出家人也有者樣  
俗氣

灃陽路上有一婆子賣餅爲業德山初出蜀就其  
買餅點心婆指擔曰上座擔頭是甚麼文字山曰  
青龍疏鈔婆曰鈔何經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  
若答得施與點心答不得請別處去買金剛經道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  
審上座點那箇心山無語

天童悟云我若作德山祇向道山僧肚饑將大者快  
般來及至般來卻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去在  
棲霞成云山僧今日勞倦 法林音代云者餒點  
心祇好婆婆喫

一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女子給侍  
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當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  
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  
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卻菴

天童傑云者婆子洞房淡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上  
糝花寒巖中發燄個僧孤身迴迴慣入洪波等閒坐  
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仔細檢點將來敲枷打



鎖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理安問云凌弱  
助強古今皆是長裙賣俏邪法難扶山僧昔年曾被  
婆子換卻眼睛道者僧蹉過婆子仔細檢點將來卻  
是婆子錯過者僧撫掌哈哈大笑云三十年後與汝  
諸人說破 崆峒慈云衆中道菴主未在婆子作家  
恁麼舉揚祇見錐頭利殊不知婆子不知菴主受用  
處菴主不知婆子作用處一對訝郎當各與二十棒  
何故獅巖者裏賞罰分明 東塔熹云菴主牆高數  
仞關節不通婆子暗度重關要探闔中春色若非一  
場特地爭見暗合明投 綠雨蕉云女子抱定婆子

燒菴干他者僧甚麼事祇如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  
氣又作麼生展兩手云多少分明 盟石息云婆子  
高高峰頂立就下應難菴主淡淡海底行構上不易  
檢點將來二俱不了且道如何折合以拂子打圓相  
云幸收一片荒基在歲歲年年艸自青

不見人斑見虎斑算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  
避惟有人斑避最難

或菴體

鐵壁迸開雲片片黑山輓出月團團就中明暗相凌  
處天外出頭誰解看

虛堂愚

貧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



閒極雲

二十年來不具眼茅菴燒卻是徒爲三春暖氣無多  
子真實之言亦可師

橫川珙

萬花藜裏不沾身陷殺閻浮多少人欲識者僧行履  
處軟綿團內有剛鍼

無異來

敵手相逢各有奇神謀豈許外人知轉相陷害冤難  
了最毒心腸暗裏機

永覺賢

雪滿深巖花滿郊乾坤化育實殷饒時人祇見朱門  
好誰識幽居價倍高

天目琇

臨崖呈巧計陷虎最無端莫謂橫身易須知活雀難

大鼎新

婆子燒菴好花難攀偷香竊玉解把天瞞

覺浪盛

把住牢關向上行不將清節入風塵和光略借些些

子賠了夫人又折兵

天岸昇

作賊者不富燒香者不貧幾多叅學客月下遇花神

濟水洗

離位之機那個知毒龍拔在富那西劈開海水止觀  
妙不見尾巴更是奇

聖可玉

曾怪畱侯似美人自然赤帝暗消魂一椎一履相酬  
唱劫火燒來莫覓痕

墨歷智



一帆開處一帆開水碧沙明兩岼苔各逞風流歸別浦從教鷗鷺自疑猜

不韻音

正當與麼時人見衆生見露柱入燈籠山門出佛殿

漢關關喻

漢地尋幽蜀地居東吳西楚遞君書不談兵革人間事誘得孔明出草廬

古帆順

興在天南天盡頭兩輪日月暗牽抽不知古錦迴文者錯喚雲門六不收

法林音

一住菴婆有僧叅米湖入菴乃問婆有眷屬否婆曰有曰在什麼處婆曰山河大地若艸若木皆是

我眷屬曰婆莫作師姑來麼婆曰汝見我是什麼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曰婆莫溷亂佛法好婆曰我不溷亂佛法曰與麼豈不溷濫佛法婆曰汝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是溷濫

寶家能釀消愁酒但是愁人便與消顧我共君俱寂

寞祇因連夜復連朝

鍊容玄二

勸君莫惹老婆舌惹了呶呶鬧不歇况是梁山母大蟲得路沿家便打劫

裙拖八幅湘江水髻縮巫山一段雲賣得通身渾是俏幾人憐惜幾人憎

天岸昇



宗鑑法林卷八 終

宗鑑法林卷九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一世

衡州南嶽懷讓禪師 大鑒能嗣 初叅六祖祖曰甚處來

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

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卽不無染污

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染污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

是吾亦如是

輾轉叅云南嶽道說似一物卽不中與麼那六祖道



我亦如是臉皮厚多少

玉在池中蓮出水污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

當洞庭一夜秋風起

佛印元

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嶽磨

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

說似一物卽不中八年方契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

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銘

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一物尚無寧有

似倚天長劍逼人寒

無際派

堂堂日用妙無痕纔涉纖毫卽是塵照水銀蟾沉夜

魄戀花香蝶醉芳魂

仰山欽

遠來意氣甚揚揚問著何如雪上霜早向太陽門外

立何須撥火更燒湯

憨山清

甚麼物恁麼來鶉鳩啄食近生臺等閒動著忙飛去

露柱空耽石女胎

漢關喻

南嶽因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問大德坐禪

圖什麼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甌於彼院前磨祖問

磨此何爲師曰磨作鏡曰磨甌豈得成鏡師曰坐

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

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祖於是悟旨



法林音徵云馬祖爲復悟打車耶悟打牛耶乃撫掌  
呵呵大笑

磨甌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面  
指泥牛耕出古黃金

汾陽昭

磨甌作鏡不爲難忽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  
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佛印元

磨甌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爲命

旻古佛

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卻黃金抱甌甌逐惡隨邪至今  
日卽非心佛錯流傳

笑翁堪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

後至今錯認定盤星

松源岳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閒驀鼻拽將回鏡光一點明如  
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雪巖欽

龍驤驥足困鹽車未遇孫陽尚滯途拽脫繩頭鞭一  
擣風蹄索索電光驅

平陽恣

南嶽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光向什麼處去  
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  
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瞞它一點不得  
法眼益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寶壽方云  
大小南嶽箋釋不易雪峯則不然如鏡鑄像像成後



光向什麼處去待他眼目定動劈脊便打

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

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慈受淡

問處鉤淡答更幽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瞞

處江上數峰青欲浮

掩室開

槎枒古幹鎖莓苔霽日相看玉蕊開常恨春歸無覓

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雪刃起

南嶽因馬祖闡化江西遣僧往探乃命曰待伊上  
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語記將來僧至一如教  
問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

### 師師淡冑之

徑山杲云雲門卽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天寧

琦云我若作大師纔見者僧出來便下禪床擒住痛  
與一頓教他歸去舉似南嶽且顯師承有據自家眼  
目分明祇如徑山恁麼道與馬祖是同是別何如黑  
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伏龍長云破驢脊上  
足蒼蠅 大覺昇云義出豐年還他馬祖未免帶累  
南嶽懸挂心頭

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鼓山珪



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  
者也是拈髓舐指人

徑山杲

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開口露拴索郎當累近鄰  
或菴體

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閒拈卻眼中沙自從不曾少鹽  
醬敢保渠儂未到家

木庵永

既已知梅熟何當復探爲欲令香闔國故使猛風吹  
雪燄瑞

掃盡狼煙志未休晴空白日使人愁太平不挂將軍  
印擣劍懸戈始徹頭

無異來

自住山來不自欺奇花灼灼草離離就中多少閒情  
緒除卻衡山誰可知

持平涇

### 大鑒下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讓嗣

因僧問和尚爲什麼說

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唬曰唬止後如何師曰  
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  
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教伊體  
會大道

黃蘗琦云卽心卽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無繩自縛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泥裏洗土塊良久云土曠人



稀相逢者少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閒弓矢力斜漢月初生

翠巖真

兔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途

艸堂清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座中人不見窗外白雲淡

長靈卓

素琴張午月流水落花淡寂聽希聲徹泠泠太古音

佛心才

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繡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烟寒食

雨朱簾晴卷杏花風

慈受淡

敲之卽響聽則無聲嚴冬汗溼酷熱冰清試問道途

來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

黃龍震

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淡源秦人一去無消

息千古峰巒色轉鮮

雪竇宗

卽心卽佛脡地非心非佛眼雙橫蝴蝶夢中家萬

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瞻堂遠

一簇人煙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海應須

住畢竟何曾別有源

鐵山仁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卽佛



高峰妙云衆中商量皆謂心本是佛佛外無心故云  
卽心是佛苦哉苦哉若作者般見解明朝後日喫鐵  
棒有分在旣然如是合作麼生石壓笋斜出巖懸花  
倒生

卽心卽佛鐵牛無骨戲海獍龍摩天俊鷲西江吸盡  
未爲奇火裏生蓮香拂拂

南堂靜

卽心卽佛龍入蛇窟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石頭回

卽心便是佛嫦娥不畫眉纔將菽粉汚妍好卻成媿

天目禮

卽心是佛礮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

環溪一

硬似純鋼爛似泥甜如巖蜜毒如礮匄匄吞又匄匄  
吐賺殺江西馬簸箕

中峰本

之乎者也已焉哉七字相當是秀才稍有一毫安不

穩鐵山當面勢崔嵬

半菴旦

誰家飯挂空囊指與小兒令看解開祇見是灰當下  
命根便斲

開善謙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非心非佛

碧海珠荆山璧曜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卻無根樹萬

疊峰巒斂烟霧

圓悟勤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



檢鐵笛橫吹過洞庭

開善謙

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床踞坐傾盃  
樂三箇孩兒打馬球

牧庵忠

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程爍迦羅眼存機  
變莫守寒巖異草青

南巖勝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窠窟今年樹上核桃勝似

去年柑橘

正堂辨

大地衆生成正覺百千諸佛墮泥犁休將此話頻頻  
舉卻恐闍家老子知

中峰本

馬祖因百丈南泉西堂隨侍翫月師乃問正當恁

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  
便去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翠巖真云神鼎叔翁云祇爲老婆心切翠巖卽不然  
垂萬里鉤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巨鱗還有  
麼有則衝浪來相見如無且歸巖下待月明 泐潭  
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神鼎道老婆心切大似金  
沙混雜玉石難分祇如馬祖末後恁麼道甚處是老  
婆心切不省者箇意修行徒苦辛 開福寧云馬大  
師等閒舒卷妙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雁失卻渡頭  
船若人檢點得出披毛遊火聚戴角溷塵泥其或見



處朦朧爲你下箇註腳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  
到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啓還有見馬  
師者麼良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  
處愁 虎丘隆云馬駒踢殺天下人一擱直須一掌  
血三大老各展家風不覺翻成老婆心切藜林浩浩  
商量總道翫月話奇特檢點將來克由耐何故三  
人證龜成鱉 靈隱嶽於正好供養處云望梅止渴  
正好修行處云金不博金拂袖便行處云祇得一櫬  
獨超物外處云唵摩呢達尼吽發吒復云者一夥破  
落戶鼻孔總被穿卻了也你諸人向什麼處出氣

烏石道云百丈西堂說到行不到南泉行到說不到  
總須喫棒有分祇如馬祖恁麼道還有優劣也無以  
拂子打圓相云幸然明似鏡何用曲如鉤擊拂子

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咄 祇有照壁月  
且無吹葉風 照覺總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歸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  
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閒光彩 天童覺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徑山杲

古渡無風直下鉤絲綸意在得鯨鰲馬師言下揚家



醜千古兒孫草裏遊

湛堂淡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正堪悲滿籃盛墨無人  
買半夜持歸染皂衣

大歇謙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歡一夜渾家  
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無準範

窮源底是一家親侗儻丰標壓四隣拽斷傀儡棚上  
索驀然鸚鵡過西秦

無異來

藏山於澤澤藏舟天下無藏貫九流兩手擦開隨步  
樂騰騰三界不拘畱

費隱容

相將月下話家常孝順多嬌忤逆狂天曉不知何處

去至今愁殺夜行郎

慧山海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  
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去問  
藏藏曰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來問藏曰我今日  
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曰我到  
者裏卻不會僧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馮山喆云者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句絕百非  
智藏海兄都不知會麼不見道馬駒踢殺天下人  
五祖演云馬大師無著慚惶處祇道得箇藏頭白海  
頭黑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一箇不會若也眼似流



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高峰妙云馬師父子一門非  
特佛口蛇心亦善六韜三略者僧若無諸葛孔明之  
作管取喪身失命 龍池傳云三大老被箇挑脚漢  
弄得家反宅亂至今父子不和還有解交者麼擲拄  
杖 靈巖儲云當大寵而不驚臨大亂而不怖非經  
天下之大經握乾坤之化育尚不能運籌帷幄決勝  
千里又何敢望篤恭而天下平馬家父子如排百萬  
雄師大陣咳唾之下全軍就縛何術而致之哉  
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踢殺天下人  
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惟我知

雪竇顯

湘靈二女神仙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煙絳透臉  
紅更加十分天真色 佛鑒勲

四句百非皆杜絕陽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  
夜誰把吹毛換寶刀 南華昂

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  
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瞎堂遠

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竹密不妨流水  
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足庵鑒

藥之作病鑑乎前聖病之作醫必也其誰白頭黑頭



今克家之子有句無句今截流之機堂堂坐斷舌頭  
路應笑毘耶老古錐

宏智覺

花塢春風滿袖香紅紅白白兩相當那堪更有多情  
者麥笛一聲過野塘

青獅信

自蹋千峰最上層生涯日拙百無能絕交何用區區  
論故舊今看祇一藤

木陳忞

殘花落盡鳥聲悲一種春愁逐亂絲妾臥空床腸斷  
絕郎征塞北那能知

紫嶠潛

綠暗紅菲壓帝城不禁簾外嘯嬌鶯陳妃何事心如  
鐵猶悵長門不見春

鏡堂清

單槍疋馬入重城金鼓轟轟四路聞不覺狂風天地  
黯回頭無處不消魂

法林音二

風蕭蕭又雨蕭蕭春盡啼鴉引舊條隔岸淒清雲影  
斷一輪紅日半橫橋

馬祖因百丈侍遊山次見野鴨飛過師曰是甚麼  
曰野鴨子師曰甚麼處去也曰飛過去也師乃扭  
丈鼻丈負痛失聲曰阿耶耶阿耶耶師曰又道飛  
過去也丈契悟

中峰本云設錦筵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者  
能之馬祖擬獲一禽淡入荒艸費盡腕力打破半邊



鐵網豈善作者哉 寶壽方云大小馬師可謂功不  
浪施然所獲亦莫過是箇野鴨子若是箇衝天俊鶻  
馬師自己還得無事也未

野鴨子知何許馬師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  
依前不會還飛去卻把住道道 雪竇顯

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夜唱  
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祇在秋江上 上方益

野鴨群飛勢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扭著平生  
痛短綆毋勞繫鼻頭 佛燈珣

野鴨從空過張三逢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

白楊順

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扭得鼻頭穿

橫川珙

馬祖因百丈遊山回侍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汝憶  
父母耶丈曰無曰被人罵耶丈曰無曰汝哭作麼  
丈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曰有甚因緣不  
契丈曰你問取和尚去同事問海侍者有何因緣  
不契在寮中哭師曰是伊會也你自問取同事歸  
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問汝丈乃呵呵大笑同事  
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卻笑丈曰適來哭如今笑



三峰藏云雙鳥朝天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翻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閒不

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龍門遠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

斷絃須是鸞膠續

徑山杲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

天風前誰解聯芳躅

妙峰善

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擡頭腦後三斤鐵

松源岳

變棋局反攻藥快便乘時不費餘畧痛處重加是利

錐眼開始見鼻頭垂滿面羞慚難蓋覆笑啼賣弄月

如省

梅谷悅

馬祖陞堂衆纔集百丈乃出卷卻拜簞師便下座

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溜麼舉還當麼若當譬如

水母以鰕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什麼衆中一

般漢亂蹋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

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

當時若見他出來卷簞劈胸一蹋令坐者倒者俱起

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反相鈍置豈不是

箇英靈底漢 白雲端出馬祖語云我鈍置猶可你



鈍置太煞 黃龍心云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  
善來風盡道不畱朕跡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  
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沉浮識淺深底漢  
試出來定當水脈看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閒向海  
邊吹 大瀉智云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  
常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正令不從拗曲作直

雪竇顯

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罅  
全無未免傍觀撫掌

泉大道

百萬雄師陣相覩何人卻會回戈鼓將頭不猛誤三

軍可憐正令無行處

佛印元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  
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白雲端

陞堂卷席迴難儔杲日騰暉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  
宙井中之物不擡頭

海印信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峰  
也是天邊第二月

楊無爲

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莫耶橫在  
手至今坐斷大雄山

上方益

卷起堂堂露眼睛拈來覲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



覷把手歸來相并行

楚方安

馬駒千里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

石

鬼子挂起那吒面赤腳踏定須彌盧鐵牛鞭起黃河

岸大洋海底食珊瑚

雪竇宗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練色逼人寒  
舉棹逗雲鷗移舟上碧灣聲華光祖域千載與人看

龍門遠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挂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

力萬里家山咫尺通

開善謙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

掇血噴千山風怒號

無準範

大將登壇八面風卷旗息鼓四壘空太平氣象清如

許方見王師不戰功

憨山清

太平無象錦皇洲天子黎明御鳳樓端拱垂裳歸聖

主調羹燮理有賢侯

古梅列

馬祖見南泉行食過乃問桶裏是什麼泉曰合取

口

天井新云馬祖問處南泉不知南泉答處馬祖不會  
若也會江西兒孫不致埽土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  
佛月面佛

昭覺勤云此箇公案知得落處便能獨步丹青如或  
不知往往枯木巖前蹉路去也是他本分作家到者  
裏須有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底手腳方始得見他馬  
大師爲人處不然總沒交涉諸人到者裏且作麼生  
得平穩去 崇慶古云當時院主可惜放過若不放  
過好與云情知和尚病在膏肓 白巖符代院主云  
怪得醫人說和尚不解忌口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爲君直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雪竇顯

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曉波斯討頭不見

翠巖真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

巧眼睛之上繡鴛鴦

野軒遵

日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蹋殺天下人

軒轅照破精靈窟

楊無爲

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保寧勇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爐鎚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絹

天童覺



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山桃落盡春歸  
去猶有子規枝上啼

上方益

什邠駒子氣生獰蹴蹋毘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卻頭  
痛病來猶有巧心情

張無盡

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容難比  
竝卻來架上著羅衣

五祖演

東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  
足一時分付與東風

佛鑑懃

金烏纔唱日方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奈馬駒生太  
早依前蹋殺太虛空

正覺逸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  
也祇道得一半

俞道婆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典牛游

朱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腳眠大抵人生難得  
共得團圓處且團圓

佛性泰

古殿無人到者稀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  
息爭得寒光萬里輝

中際能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  
日面佛月面佛飛來峰接三天竺南高峰對北高峰

無準範



六條橋鎖垂楊綠

入就雪

爭看燈影動干戈戰馬紛馳來又過燭罷一時歸去也譙樓又奏角聲多

石礪泐

南冠而楚語不忘故國音造次與顛沛無由見淺淡

君不見三十年來鹽醬話幾番辛苦爲沉吟

天水廣

學得風流餽粉郎一朝兩度巧梳粧改頭換面無人

識元是東村李二娘

嘯庵本

鑿井耕田出作入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神歌社舞

自成調笑殺東村王大伯

晴雲啓

一毫縮就冰絲結四面玲瓏了沒痕無耳石人消息

盡泥牛產出鐵崑崙

法林音

馬祖示衆凡有言句是提婆宗以此箇爲主

截雲駒云山僧有時一句子不作一句子商量有時

一句子卻作一句子商量驀拈拄杖云馬大師來也

復卓一卓云事因丁屬起展轉話難明靠拄杖

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干處沒相干祇將此箇以爲

主喝一喝一劍倚天星斗寒

石溪月

滿天風雪出門遊疋馬橫身百草頭聞道平原狐兔

狡頻將鷹眼看吳鉤

天岸昇三

全憑三寸舌縱橫六國相將賀太平斗大金章懸肘



後蘇秦原是舊蘇秦

松直棘曲鵲噪鴉鳴本無有意不道無情爲欲魚龍  
知性命頻將折箸攪滄溟

馬祖因僧叅乃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入也打僧  
纔入師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卻杖便  
休

雪竇顯云二俱不了靠卻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雲居莊云大師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者僧棒旣  
喫了要且有理難伸復云作麼生會他休去底道理  
寶壽新云放則兵隨將轉收則馬聽鑼聲旣論力

敵兩攻不無各有一能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獨許  
神駒何則祇圖邦國靖終不貴封侯

門頭隨分應寰虛善犯何如擬慎初奪卻馬師蒺藜  
杖坐觀天下競分疎

笑巖寶

鐵鎖高垂不可攀子規啼處夜初闌月光此際情無  
限幾箇曾經度玉關

夫山儲

馬祖因僧於面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  
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畫外請和尚答師  
乃於地畫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南陽忠別云何不問取老僧 瀉山果云借婆衫子



拜婆年 高峰妙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西峰忍俊不禁爲諸人改正去也良久召侍者云分明記取

馬祖一日問百丈甚處來曰山後來師曰逢著一人麼曰不逢著師曰爲什麼不逢著曰若逢著卽舉似和尚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來曰懷海罪過師曰卻是老僧罪過

國清英云人旣不見因甚各擔一擔罪過 獅峰遜云逢著不逢著則且置且道是什麼人若識得此人馬祖百丈與他挈艸鞵有分

### 大鑿下三世

洪州百丈懷海大智禪師馬祖一嗣再叅馬祖侍立次

祖豎起禪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安舊處問子已後開兩片皮以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

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當下大悟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

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什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

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陽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雪竇顯云如今列其派者多究其源者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刁相似



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祇如馬祖道爾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拂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東林聰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祇者三箇老漢還會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泐潭英云大眾且道馬祖當時是百丈悟了喝不悟了喝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汝註破良久云前三三後三三 雲蓋智云發大機顯大

用非馬祖而誰能爲卽此用離此用獨百丈得其旨爲甚麼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不入驚人浪難逢穰意魚 黃龍新云黃龍路見不平要問雪竇旣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三日耳聾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昭覺勤云然則作家共相提唱不妨各有爲人眼要且祇明得馬祖百丈大機未明得他大用諸人還知者一喝麼直似奮雷霹靂聽者喪膽亡魂要會三日耳聾正如擊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豎拂子云或有人問卽此用離此用和聲便打隨後與一喝復云還見馬祖百丈麼 瑞巖



慍云無辨龍蛇眼目難以荷負正宗無超佛祖機謀  
難以定論古今馬祖一喝何止百丈三日耳聾直得  
盡浮幢王刹海若聖若凡被他轟破耳門聽事不真  
喚鐘作甕諸人還知落處麼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  
鴛鴦畫不成 愚菴孟云馬大師融冶乾坤指揮神  
策百丈握闔外威權黃蘗便攬旗奪鼓所向無敵故  
知機用爲列祖之神髓萬類之鉗錘汾州謂悟去便  
休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  
去恁麼批判古人還甘麼老僧不避腥羶試爲斲看  
烽火漁陽樓上月曲中都是斲腸聲 南菴依驀豎

如意云神器不可以不冥始可以有靈銅片銅片如  
有靈願得照見情人千里形擊如意

蹋著船頭把釣竿浪麤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爲

雨祇見四方爭出山

翠巖真

一喝叢林辨者稀耳聾今古強鍼錐燈籠撫掌呵呵

笑露柱低頭卻皺眉

海印信

未明大智再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斲浪絕流全體

現一聾三日孰知音

照覺總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吒眼開黃蘗面

真淨文



木馬蹋殺閻浮人泥牛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  
摧看看平地波濤起

保寧勇

雨霽游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  
息不比山桃一例開

上方益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耳聾風過  
樹累他黃蘗喪兒孫

鼓山珪

馬駒腳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燄中撈得  
月巍巍獨坐大雄峰

徑山杲

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劍再磨礱要明馬祖當年  
喝大地山河盡耳聾

慈受溪

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卻膏肓必死  
疾叢林從此有家風

虎丘隆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含羞迅雷一震驚天  
地直得滄溟絕點流

懶庵需

喝聲絕處怒雷收喪盡家風一不留總使戰爭收拾  
得卻因歌舞破除休

石庵珩

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纔震清颿  
起白日一天星斗分

木庵永

精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肯堂充



含春笑日花心艷帶雨隨風柳態妖珍重兩般堪比  
處醉時紅頰舞時腰

海舟慈

養成頭角戲春潮餘尾猶將電火燒霹靂一聲看變  
化須彌踔跳五雲霄

淨明璉

一聲塗毒聞皆喪徧地髑髏無處藏三寸舌伸安國  
劍千秋凜凜白於霜

隱元琦

欲賺英雄到馬陵頻頻滅竈卻添兵火光照出牌心  
字始歎空成豎子名

豁堂品

步亦步兮趨亦趨當陽一喝盡忘渠掀翻海岳倒流  
注蝦蟹魚龍誰敢覷

法林音二

相攜相將客路長驢馱馬載兩相當臨岐一語斷腸  
處麥笛橫吹過野塘

百丈因馬祖寄三瓮醬至師上堂開書了拈拄杖  
指曰道得卽不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送醬三瓶通遠信當時打破衆還驚父慈子孝誰相  
委莫道禪家太不情

本覺一

令行誰敢犯鋒鋸肅寂沙場八表降可恨不逢擒賊  
手輸他做得好風光

林野奇

江城五夜角聲蚤韻遞東風穿戶曉帳內佳人睡正  
濃夢隨流水過蓬島

百愚斯



百丈因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不教伊自作師曰它無家活

雲居莊云解弄不須霜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徑山琇云盡道百丈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未免拖泥帶水殊不知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百丈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是什麼

黃蘗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藥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雪竇顯云若是雪竇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便休 天童覺云下

媒求鴿直鉤釣魚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若是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以杖擊香臺一下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師便打

天童華云大小百丈答話不了 徑山及云百丈祇

好無佛處稱尊或有問徑山如何是奇特事但云汝等皆當作佛他若禮拜更向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雪竇顯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峰自有權稍若錯傳王令



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白雲端

宗鑑法林卷九終



